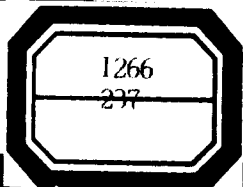




赵超构文集

[第三卷]

文匯出版社



赵超构文集

[第三卷]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赵超构文集/赵超构著. —上海:文汇出版社, 1999. 8

ISBN 7-80531-544-2

I. 赵… II. 赵… III. 赵超构—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0244 号

赵超构文集·第三卷

(总六卷)

特约编辑/白子超 赵刘芭

孙式正 龚建星

责任编辑/叶义辉

封面装帧/周夏萍

出版发行/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200002)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上海市长阳印刷厂

装 订/上海虎林装订厂

版 次/199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总 字 数/3,40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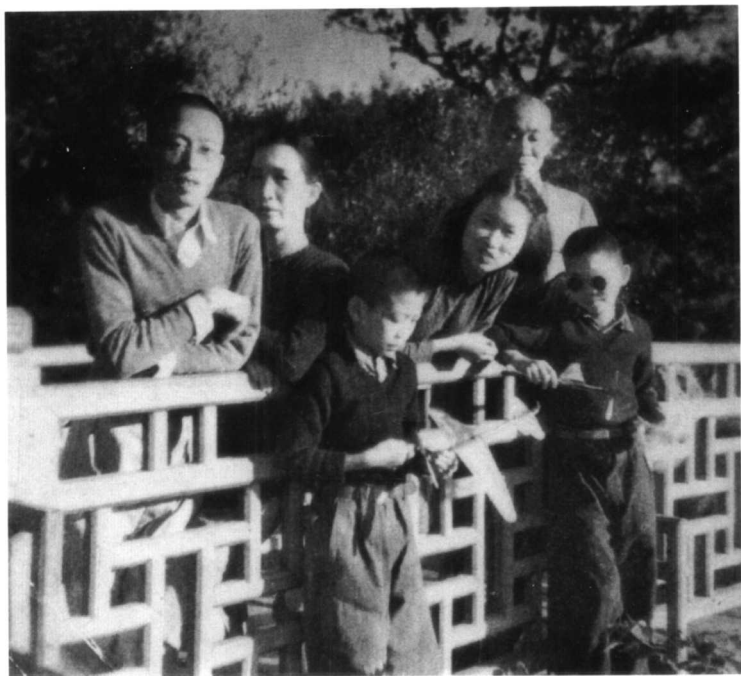
总 印 张/135.625

照 片/16 面

印 数/1-2000

ISBN7-80531-544-2/G·310

总 定 价/500.00 元



抗战胜利后，与分别八年的妻儿团聚（右方后立者为赵超构八叔）



1947 年夏与大女儿摄于龙华



1948 年摄于香港

编 选 说 明

1992年2月赵超构先生逝世以后,出版他的文集呼声日高,《新民晚报》当时的总编辑丁法章及顾问、前总编辑束纫秋十分重视,给予首肯。为此,报社新闻研究室负责收集了赵超构生前的绝大多数文章,总计350万字以上,并按先后顺序进行了初步整理。1998年3月,报社党委和编委会讨论、研究了“新民报—新民晚报70周年报庆”事宜,并作出了相应的决定,其中包括1999年9月9日创刊70周年之际编辑出版《赵超构文集》。具体编辑工作由新闻研究室负责,编辑小组成员有白子超、赵刘芭、孙式正、龚建星。

编辑小组经反复研究,并得到报社领导同意和批准,最终确定文集规模为6卷约250万字。

文集第一卷为赵超构1934年4月至1937年8月在南京《朝报》时所撰写的各类时评、政论。3年多时间,赵超构每日执笔著文,有时一天写两三篇,所以总数几达2000篇,近80万字。由于我们确定此期文章仅为一卷,所以不得不忍痛割爱,删去近一半。所选文章多为各个重要历史事件和社会问题的评论,少数为经济问题、国际问题评论,除此以外,还注意选择了能够体现青年赵超构思想、观点、感情、性格以及可读性较强的文章。

文集第二卷为赵超构1938年7月至1944年12月在重庆《新民报》和成都《新民报》上发表的各种时评、杂文、随笔、长篇通讯《延安一月》等。此期文章大多数已收入,所缺者只是1941年少量文章与成都《新民报》上的部分文章。30年代末、40年代前半期赵

超构的精神风貌于此卷可大致得到展现。

文集第三卷为赵超构 1945 年 1 月至 1948 年 7 月在上海《新民报》上发表的各类时评、杂文、随笔。此期文章收集到的绝大多数已选入,可以比较全面地反映赵超构当时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感情。不过,诚如赵超构发表于 1946 年 7 月 22 日的《文章与人品》一文所说:“文章只能当作文章看,从文章推断人品,也往往是失败的;中国社会大概是受了‘以文取士’的毒害,过份的看重文章”,“我现在觉得,在这世上做人,言行不符大概是常态,言行一致倒是例外。”赵超构以曲折的杂文笔法揭露和抨击了国民党的言论钳制,给自己的许多无法畅所欲言的文章下了一个使人心领神会的注脚。

文集第四卷为赵超构 1949 年 6 月至 1965 年 12 月在《新民晚报》发表的各类时评、杂文、随笔及少量其他文章。解放后 17 年赵超构所写的文章绝不止本卷编辑的这些,起码还有一半未选。主要理由是,许多文章诞生于众所周知的政治背景之下,于今看来已不太合适。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酌情收入一些,聊备一格,以便读者窥一斑而知全豹。况且,统统选入,多出一卷,违背出“文集”不出“全集”的初衷,并无多大实际意义。“双百”方针提出之后,至“反右”前夕,赵超构写的文章最能反映他的真实思想,我们大多选入。

文集第五第六卷为赵超构 1978 年至 1992 年初发表的杂文和少量其他文章,这些文章基本上刊登在《新民晚报》上,只有少量发表于其他报刊。我们所能找到的赵超构晚年的文章,差不多均已编入这两卷。出于 6 卷本文集美观上的考虑,我们将赵超构 1985 年的文章以半年为界分别编进两卷,以求篇幅相对平衡,敬希鉴谅。

文集第六卷末尾有两个附录。其一为赵超构历年来的关于“怎样办晚报”的报告、讲话、发言,间有部分正式文章。我们是根

据《新民晚报》1992年内部印刷的《我们应当怎样办晚报》一书编辑的,另外补充了少量的专门谈办报的文章和发言、讲话。文集中一些时评、杂文涉及到办报问题,我们没有另选出来。这个附录集中体现了赵超构的新闻思想,以及办报主张、观点、方法和技巧,是新闻界包括新闻理论界、新闻教育界的一笔宝贵财富。其二是晁鸥先生撰写的《赵超构生平简谱》。晁鸥先生研究赵超构多年,几易其年谱手稿,我们现选一简明稿本附录于文集之后,供读者参阅。

最后,再将一些具体问题说明如下:

1. 由于历史的和其他的原因,赵超构解放前的少数文章于今已不大经得起推敲,或容易引起争议,因此编选时有所删汰,请读者给予理解。

2. 由于时间紧迫,现文集只是原文荟萃,未加注释。这自然会给读者阅读本文集带来许多不便,也只能请大家包涵。

3. 如前所述,赵超构文章基本上发表于《朝报》、《新民报—新民晚报》,刊载于其它报刊者很少,所以文集中只标明发表日期,同一天发表于两处或两报的文章只在后文注明日期,而均略去发表地点。

4. 赵超构一生所写,多为个人署名文章,且基本上都用笔名。解放前所用笔名计有沙、驼、沙驼、超、构、景、熏、若寒、铎等,其中使用最多、时间最长的是“沙”。解放后计有管平、文木、向红、林放等,其中主要是“林放”,自1951年始用,直至1992年,为广大读者所熟悉,影响很大,以至成为某种标志,“林放式杂文”即是。这些笔名本文集一律省略。

5. 我们的编辑原则之一是尽量保持文章原貌。除繁体字改为简体字外,其它如数字、标点等,基本上不变。至于大量的异体字,只要不发生歧义,原则上不改,如“智识(知识)”、“撕杀(厮杀)”、“刺戟(刺激)”等等;其它如“那(哪)”、“的(地)”等也未更动。

有些字词明显排错,如“挺(铤)而走险”、“蚤(夏)卖”、“寿晨(辰)”,我们则加以改正。这样做的好处是保持三四十年代文章的原样,使有心人得以看出近现代白话文的发展轨迹。

6. 早期报纸多有漫漶不清之处,复印之后愈加模糊,我们均根据上下文意思尽力校对,但难免有所错漏。个别地方实在无法知道是何内容,我们均以□表示。标点中的许多逗号、句号,难以辨别,我们只能根据文意加以标明。

7. 赵超构照片不多,前半生更少,选择照片,颇费周折。现除文集开头选登他晚年所喜欢的一张半身像之外,各卷都分别选用其相应年代的少量照片,以飨读者。另外,第一卷选用他的手迹一幅。

时间紧迫,水平有限,原稿不清,是我们编辑文集时遇到的三大难题,尽管我们努力克服,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至盼读者诸君宽宥。

目 录

1945 年

巴斯德的故事	(3)
标准屋	(5)
民意冻结	(6)
“诸多未合”	(6)
外国也有臭虫	(7)
初见成都	(8)
从柯召案说起	(9)
多管点闲事!	(10)
停电的感想	(11)
可怕的现象	(12)
问得好!	(13)
说“分赃”	(14)
假如领袖不知道	(15)
受难的青年	(16)
路上可否抽烟?	(17)
电灯的毛病	(18)
过了时的新闻	(19)
巴黎也停电	(19)
邱吉尔挨骂	(20)
哪里来的钱?	(21)
黄油与豆腐干	(21)

狗问题	(22)
土扑克与洋扑克	(22)
市容与市风	(23)
罚金之斟酌	(23)
加价不是办法	(24)
女代表	(24)
老前辈之话	(25)
有感于“观光”	(26)
关于城砖	(27)
问题在自己	(27)
舆论的内容	(28)
父母与儿童	(28)
病人也须负责	(29)
葫芦里卖什么药？	(30)
“常识”正解	(31)
壮丁的买卖	(31)
图章政治	(33)
西崽与家奴	(34)
说公文旅行	(34)
还是盲目好些	(36)
劳合乔治	(37)
显克微支百年祭	(38)
教育与教养	(39)
蒙娜丽莎之获救	(39)
谁吃这螃蟹？	(41)
反对“刊物合并”	(42)
儿童需要民主	(42)
童书之缺乏	(43)

是谁教他们的？	(45)
吃难民	(46)
四骑士在救济院	(47)
事业与功名	(48)
多妻之罚	(49)
吉普女郎	(50)
英雄与赌徒	(51)
旧金山歌剧	(52)
文艺与民主之交流	(53)
到底是谁？	(55)
法治就是大义	(56)
抬轿与拉丁	(57)
认真不得！	(58)
自由公民	(58)
实验家庭制	(59)
此亦悲剧	(60)
脆弱的偶像	(60)
台上与台下	(61)
有办法！	(62)
准备算账	(62)
罗斯福图书馆	(63)
民主呼声中	(64)
蔡柏林	(65)
阿 Q 精神之一种	(66)
法律面前	(67)
反进化的敌人	(68)
汉奸哲学	(69)
一种测验	(70)

关于威尔逊	(71)
打鬼	(72)
英雄与民主	(73)
谁该打手心?	(74)
一点证明	(74)
关于娼禁	(76)
父与子	(77)
于院长赶车	(78)
水浒新传	(79)
五项运动	(79)
惟恐不乱	(80)
解放者	(81)
人才	(82)
红十字	(82)
黄金潮	(83)
仁人君子	(84)
以衣取人	(84)
救救穷学生	(85)
靠哪边走?	(86)
邱吉尔失权	(87)
有声的选举	(87)
期刊热	(88)
对于医道的怀疑	(89)
臭虫的启示	(89)
天理!	(90)
哑参政	(91)
手忙脚乱	(91)
做怎样的强国?	(92)

竟有此事！	(92)
“血统”的软化	(93)
日本也该如此	(93)
贝当受审	(94)
科学的恐怖	(95)
花瓶与饭桶	(96)
稻草人	(97)
老实人	(97)
老百姓没有错	(98)
战后思饱暖	(99)
衣冠与跳舞	(100)
回家第一	(101)
什么“银公司”？	(102)
从艾登到贝文	(103)
爱语	(104)
解放与保障	(105)
关于“反对派”	(106)
汉奸怎样？	(108)
遣散不是复员！	(109)
韩主席说错了	(110)
赶快肃清伪“地下军”	(111)
不可耐的训词	(112)
公用事业的自杀	(112)
土肥原落网	(113)
一切是意外	(113)
从原子弹说起	(114)
从伪币到法律	(115)
谈“请愿”	(116)

民之前锋	(117)
一纸之隔	(117)
可怕的邮资	(118)
国都何在	(119)
我们不是阿 Q!	(120)
壮士末路	(121)
关于“自首”	(121)
什么是“伪生”	(123)
不要放过赫斯	(124)
难民证的买卖	(125)
殖民地人的血	(125)
自由未必太多	(126)
急煞了人!	(126)
被嫌恶的建议	(127)
高秉坊满面春风	(128)
烟犯周佛海	(128)
新闻? 历史?	(129)
鲁斯的北平观	(130)
执法犯法	(131)
救救胜利	(131)
瞧着好玩罢了	(132)
征服者	(133)
重庆人	(133)
第三者的责任	(134)
争取收复区人心!	(135)
“协”字顶要紧	(136)
炒米糖开水	(137)
可怕的独裁官	(138)

不可太快！	(138)
冤狱	(140)
劫收人员	(141)
接收了吗？	(143)
伟大的八卦	(143)
从反面看	(144)
左,右,左	(145)
变态的和谐	(146)
这是什么战？	(147)
“必要”	(148)
我抗议一件事	(149)
罗杜之不同	(150)
未免有份	(151)
冒牌的民选	(152)
给收复区以新闻自由！	(153)
多余的禁条	(155)
太早的悲观	(156)
昆明的惨案	(157)
刺刀乎？民主乎？	(158)
房子失踪了？	(159)
“走漏”	(161)
海军的威风	(161)
最好不必管	(162)
人民的位置	(163)
国际牌戏	(163)
害了梅兰芳	(164)
“父母官”	(164)
不骄不馁	(166)

汉奸的不平	(166)
青年需要自由	(167)
从怪火说起	(169)
无言运动	(170)
三条路线	(170)
不许声张	(171)
明年的春联	(171)
政治动物	(172)
友敌的表情	(172)
改得好	(173)
失业就是罪恶	(173)
为摊贩诉枉曲	(174)

1946 年

新春开笔,自由大吉!	(177)
元旦杂感	(181)
烂账	(183)
车马右行	(183)
我们要出版自由	(184)
贵乎割爱	(186)
台前与台后	(186)
说旧账	(187)
“军人第一”	(187)
面子问题	(189)
命里注定的	(189)
三顾茅庐	(190)
可否马虎?	(190)
宣传战	(191)